

长篇历史小说

宦 祸

于云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宦 祸

于云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宦祸 / 于云汉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994-3

I·宦…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84357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h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h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海龙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07千字

2005年1月 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6.00元

引子

皇官大内，似乎永远是神秘莫测的。一部历史，几多疑云，尽皆汇聚在那巍峨的红墙之内。在皇城深处，官闱之中，更有一群神秘而特殊的人——宦官。

宦官原本是一群因惨遭阉割而失去了生命本能的可怜人。在人们的世俗用语中通常被称为太监，或可尊称为公公、中官、内使，也可鄙称为阉竖、刑腐、阉狗。宦官尽管身处官廷却位在贱役，所面对的是生理的缺陷、卑贱的地位、家庭的排斥及社会的歧视，因而备感屈辱与自卑。但也正是这种深重的屈辱感与自卑感，使之极易形成强烈的团体意识和可怕的报复心理。他们身处君主与朝臣之间，玩弄权术，为祸官廷。卑下时殷勤讨好、谄媚逢迎以求其威权；得势时贪赃枉法、淫威滥施以逞其私欲。他们由谗毁构陷、拨弄是非而隔绝君臣、专擅朝政，甚至逼官弑帝祸乱天下。于是，波谲云诡的皇城之内更显刀光隐隐，扑朔迷离的官闱之中时听剑鸣铮铮。

这段足可殷鉴后世的历史故事，是从北魏延昌三年秋宣武帝御驾亲征开始的……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秋,天好似发了邪,刚刚进了十月中旬,天便下起了雪。先是飘飘洒洒,继而拳头大的雪花夹杂着呼啸的狂风漫天飘舞,不足两个时辰,竟将皇宫装点得银装素裹,成了白色的世界。

天阴冷阴冷的,这乍暖还寒更是让人受不住。由于宣武帝元恪御驾亲征,率二十万大军攻打南齐已经离宫几个月了,宫中人人畏惧的高皇后近些日子来也忽然少见踪影,因而皇宫里当值的侍卫、太监们便少了些怕性。加上又碰到这般鬼天气,天刚擦黑儿,他们便三五成群地各自找地方避寒喝酒去了,偌大的皇宫显得空阔而冷清。

在皇宫西侧门的门房内,昏暗的灯光下,黄门太监刘腾与小太监侯靖此刻正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闲话,一边揣了手跺着脚取暖,眼睛却时不时地朝桌子上的一把竹签瞟上几眼。天刚进十月,皇宫里的炉火照例尚未发下,没想到遇上这么个鬼天气,把守西侧门的十几个侍卫、太监冻得实在受不住,便商议着轮流去喝酒取暖,可谁也不愿意先留下来守门,最后大家决定抽签,结果刘腾与侯靖抽得了两支坏签。想想别人此刻正热酒肥肉地连吃带喝,而自己却要在此又冷又饿地守门,心里就感到气不

顺,嘴里也就没了好话。

“喂,猴精,万岁爷不在宫里,皇后娘娘也整日价不见人影儿,听说是弄了个独自取乐的玩意儿?”说话的是刘腾。他约摸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微胖的圆脸白白净净,看上去温文尔雅,只那双眼睛稍显阴鸷。他原是平原城的百姓,幼时因罪被阉,进宫当了宦官。此时正值五胡十六国南下中原之际,皇宫的主人跟走马灯似的,这个前脚被杀跑了,那个后脚紧跟而来。宫里的太监就如同随风摇摆的草,哪个主子来了都得战战兢兢地当差,稍有闪失立时就会丢掉性命。皇宫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宫里的太监杀了一批又一批,刘腾能活下来就算是万幸。待到鲜卑人统一北方,天下安定了,刘腾也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屈指算来,他在皇宫当差二十多年,可仍旧是个把守宫门的黄门太监。

“可不!”年纪不足三十岁,黑红脸膛的侯靖虽说在宫里被人整日价唤作“猴精”,却是一脸的憨厚之相,实在有些名不副实。他也是自小进宫的前朝太监,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拓跋部统一北方后,定都洛阳,他与刘腾一起作为战利品归附北魏,继续留在皇宫里当差。此刻他正百无聊赖,一听这话顿时来了兴致,“在皇后娘娘身边侍候的宫女艳红是小人的同乡。她跟我说,前些日子侍中朱菩萨进献给皇后娘娘一个寸许大的水银球,说是前朝宫里留传下来的宝贝,好像是唤作‘勉铃’还是什么的。每天夜晚打熬不住时,就塞进那私处里去,身子前晃后晃,屁股左扭右扭,球在里面动,球里的水银也晃荡。嗨,啥滋味咱没试过,艳红也不过就是个下等宫女,寻常挨不上皇后的边儿。只是皇后心里高兴,她们宫女的日子就好过,少挨多少揍呀!”

“听你话音儿,你猴崽子是不是也想试试?可惜只有个屁股

眼！”刘腾淫笑着拍拍侯靖的屁股，“哎，你小子猜猜，方才彭城公主进宫去见太后，她年少寡居，是不是也想去试试这玩意儿？”

“不会吧？”这种玩笑宫里的太监习以为常，侯靖脸红都不红，只轻轻地拨开刘腾的手，接道：“皇后刚弄了那么个好玩意儿，怎么会舍得给别人？再说，两人眼下正在斗气，皇后给谁也不会给她呀！”

刘腾双眼一亮，显然不肯放过这打听宫中秘闻的机会，轻咳了一声，紧盯着他笑问道：“这话是怎么说的？俩娘们儿家斗啥气呀？”

侯靖自知失言，却已收不住嘴，便道：“刘公公，小的这也是刚听人说的，可不许再告诉别人。高皇后和彭城公主都厉害着呐，传了她们的耳朵里去，小的不死也得脱层皮！”说着左右望了望，方压低声音道：“我告诉您，皇后想让寡居的彭城公主下嫁给她的弟弟北平公高肇，偏偏公主眼高于顶，死活不肯下嫁高肇那凶残恶毒、心狠手辣之人。其实，这事另有缘故——”他瞧瞧刘腾眼巴巴等着听的猴急样，禁不住有些得意，悄悄说道：“那高肇瞅着彭城公主有些姿色，又仗着皇后娘娘的势，曾几次逼奸不成，发誓非要把她弄到手。你想那彭城公主如何能肯？面子上也过不去不是？高皇后却不管她那一套，径自以皇后的身份定下了婚期，要迫她就范，据说就在这几天。”

刘腾在宫里当差多年，对高皇后的性情是深知的。高皇后貌美如花，却嫉妒成性。她初为贵嫔，倚仗着先父曾在宣武帝元恪与废太子元恂争夺皇位的争斗中有功于元恪，此后又为朝廷战死沙场的分上，飞扬跋扈，不安其位。为争夺皇后的宝座，她先是与宫中的另一位贵妃于氏一起，千方百计地邀宠于皇上，将她的

表姐——皇后冯嫄赶到瑶光寺当了尼姑。没料想，宣武帝因她进宫太晚，而将于氏册立为皇后。她一不做二不休，几年前又设计毒死了继冯嫄而立的于皇后，随后又狠心地亲手杀死了于皇后所生仅两岁的儿子。当时皇上就只有那么个小儿子，宫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这回死定了。可不知究竟是她说动了皇上，还是皇上不忍心杀她，结果不但未被赐死，反而在不久后得以晋封为皇后。高皇后也借此为自己立了威，上自皇亲国戚、满朝文武，下至宫中的太监宫女，无人敢公然冒犯于她。想那彭城公主尽管是皇上亲妹妹，平日里也素以强悍泼辣著称，但高皇后既然开了口，她恐怕也不得不仔细考虑一番。

刘腾心里如此这般地想着，忽然发觉侯靖住了口，便有些发急。说老实话，他身份虽比侯靖高一点儿，但也就是个把守宫门的黄门太监，这等隐私寻常听不到，而要让他向侯靖央求，却又觉得脸上挂不住。他略一沉吟，便张口激道：“这事儿朝野都传开了，任谁不知道呀，还用得着这么神秘兮兮的？你可真是少见多怪！”

“别他妈装蒜了，你说——”直性子的侯靖说了这许多，本想显摆一下，没想到竟讨了个没趣儿，便急赤白脸地有些着恼，声音不知不觉间也提高了许多，“你知道彭城公主看上谁了？”

刘腾心里暗笑，正想凝神听下去，却听外面猛然传来一声呵斥：“里面是谁？胆敢乱嚼舌头根子？”

两人一惊，循声望去，只见当今皇上的玄妹彭城公主与一个贴身的丫环站在雪地里，那本有几分姿色的脸庞，不知是因天冷还是生气，此刻看上去有些白惨惨的，让人害怕。侯靖吓得呆住了，缩着脖子，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刘腾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脸上满布着习惯性的媚笑，躬身行礼道：“公主恕罪！天冷

得要命，奴才一时疏忽——公主先进房里避避风，奴才们这就去叫您的车马过来。”

“狗奴才！有你们这么当差的吗？”彭城公主一向泼辣，好似根本就没听见刘腾赔罪的话，寒着脸斥道：“别以为皇兄不在宫里，你们这些狗奴才就可以无法无天地任意胡为，还乱嚼舌头根子，小心我打烂你们的屁股、撕烂你们的嘴！”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天冷得很，请公主进门房稍坐——侯靖，还不快去叫公主的车马！”刘腾一边躬身赔笑，小心地应付着，一边扯了跟在身后不敢吱声的侯靖一把，让他赶紧去招呼彭城公主的车马。

“想溜吗？站住！”彭城公主瞧着侯靖想走，戟指怒斥道，“我听出来了，方才肯定就是你这狗奴才在说，我倒想知道你背地里说些什么？说！”

侯靖早已被彭城公主的气势吓傻了，支吾道：“奴才……奴才……”

刘腾机警得很，听了彭城公主方才的话，再偷眼瞅瞅她的脸色，断定前面的话她没有听到，便上前拉开侯靖，哭丧着脸，低声下气地接道：“奴才们方才在说，公主人长得漂亮，脾气也好，不知道哪家公子能有福气……”说着，他拉侯靖一齐“扑通”跪倒在雪地里，泣声道：“这都是奴才们的过错，不该私下议论主子的事，只因这大冷天冻得发慌，又闲得无聊，便东拉西扯个不住，请公主重重责罚！”

彭城公主刚走到门口，前面的话的确没听到，见刘腾说得中听，又认了错，便有些狠不下心去了，嗔怒着指指刘腾斥责道：“难为你还知道不该私下议论主子，若再有下次，必当重责，起来吧！”

“谢公主不罚之恩！”刘腾说着站起身来，顺势轻轻地碰侯靖一下。侯靖一个激灵，想来此刻还是离彭城公主远一点好，禁不住朝刘腾感激地望了一眼，如蒙大赦一般飞快地去了。听身后刘腾道：“请公主进门房避避风，歇息一下。”

宫门处的风确实大得很，彭城公主冻得有些受不住，便依言走进了窄小的门房。她看了一眼门口处脏兮兮的几张胡床，觉得委实难以落座，只裹了裹身上雪白的小羊皮披肩。身后的丫环见状，赶紧上前掏出帕子将胡床擦了又擦，彭城公主方坐下来。刘腾暗自长吁了一口气，抬眼见丫环站在了彭城公主身侧，门房窄小，他不好再挤进去，但外面又太冷了，说了一句：“奴才站在门口给公主挡挡风！”便凑到门口处，又讪笑着说道，“公主不但人长得漂亮，宫里的奴才们还都说公主玉面慈心，是转世的菩萨……”

“别提那两个字，听着就让人恶心。”彭城公主怒声打断他的话。刘腾一愣，不知是哪句话又触了忌讳。正惊疑间，忽然看见一盏宫灯从内宫迤迤而来，刘腾原以为是查值的大太监，雪地里仔细瞧时，却见只是一人独行，心下不免有些疑惑：这大雪天的谁人在宫中独自行走？当下来不及细想，朝彭城公主施礼道：“公主恕罪，且容稍待。奴才当着差呢，让奴才看看是谁来了。”说着，转身走了出去。此刻那人已行至近前，刘腾仔细瞧时，却是宫内副总管太监双蒙。

“参见总管大人！”刘腾知道双蒙是皇后娘娘的心腹，在宫里素来说一不二，自然不敢怠慢，上前行过礼，问道：“这大雪天的，您老这是……”

“不许多问！”五十多岁年纪、矮胖如球的双蒙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瞧都没瞧刘腾一眼，便喝道，“打开宫门！”

宫门其实没锁，那是方才侯靖出去传唤彭城公主的车马时开的。刘腾上前双手拉开厚重的宫门，双蒙一言不发地出去了。刘腾瞅着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暗啐了一口，方返转身，却见彭城公主与丫环已从门房中走了出来，问：“方才过去的是谁呀？怪神气的。”

“是宫内副总管太监双蒙。”刘腾恭敬地答道。

“他不是皇后身边的红人吗？这么晚了出宫干什么？”

“奴才哪敢问呀……”

几句话没说完，宫门外传来一阵车马之声。彭城公主朝身后的丫环一招手道：“秀儿，咱们的车马来了，这鬼天气冻死人，赶紧走吧！”说着，莲步轻移，走向宫门，没料到门外有人急步而进，差点撞个满怀。

“瞎了……”进来的是双蒙。他抬眼见是彭城公主，生生把后面“你的狗眼”几个字咽了下去，随即略有些慌乱地惊叫出声，“咦？怎么是公主？您……您还没出宫吗？”

彭城公主因为皇后的关系，不喜欢双蒙，却又不敢过分地得罪这权势很大的宫内副总管太监，嘴里漫应道：“不知怎的，车马还没来，真烦人！”

“公主且在此稍候，奴才有事，先走一步。”双蒙朝彭城公主匆匆略一拱手，回首低声招呼一声，“快走！”

刘腾和彭城公主这才注意到双蒙身后还紧跟着一人，下意识抬眼望过去，只见那人身材高大雄健，穿一件宽大的玄狐披风，连帽子都戴得严严的，背侧着身匆匆而过，竟看不清是谁！

彭城公主显然起了好奇心，低声吩咐身边的丫环道：“秀儿，快出去看看是哪个府里的车马——罢了，还是一道去吧，这会儿工夫，咱们的车马也该过来了。”说着，竟自率丫环出宫而

去。

望着彭城公主的背影出门而去，刘腾返转身在门房里坐下，越想越觉得蹊跷，心里不停地盘算着：方才进宫的那人究竟是谁？蒙头盖脸的黑夜进宫做什么？尽管是与宫内副总管太监一同进宫，但万一出了事，还不是自己的干系？

他越想越不安心。不一会儿，侯靖回来，他简单地问了几句，知道彭城公主已回府，便小声地向他说了方才的情形，又吩咐他别人问起时胡乱找个托辞，然后循着雪地上的脚印，进宫而去。

那两双脚印蜿蜒不绝，通向了后宫。刘腾职在宫门，情知此事非同小可，越往内宫走，就越是心虚。但奇怪的是，心中的怯意增加一分，那好奇之心似乎就增加两分，双脚也不由自主地循着脚印往前走。不多久，已到了一个园门处，那两双脚印就是拐进了园子。刘腾停住脚步，借着朦胧的月色抬头仔细看时，映入眼帘的是月形园门上先皇孝文帝亲笔手书的“玉熙宫”三个泥金大字。他禁不住心头一颤，暗想：“这不是皇后娘娘的寝宫吗？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再看看园门，只是虚掩着。他几乎没怎么多想就推开了那虚掩的门，小心地穿过葛藤盘缠的石径，避身在一棵虬虬盘旋的老梅树下，伸首再往里瞧，但见夜色中，宫楼的双层飞檐上，缀满了五色的绢灯，宫内的灯烛之光，又透过茜纱窗纬，泄到殿外。他左右瞧瞧，自己待的地方与那纱窗可谓是近在咫尺。这时，他突然想到了高皇后的狠辣，转身想溜走了事，可又觉得心中不甘，欲待进宫里偷偷看个究竟，又怕探听皇后的隐私若被人发觉，后果不堪设想，一时间心乱如麻。

正慌乱间，身后不远处传来宫女的说话声，他心中愈慌，瞧瞧自己隐身的梅树，早已叶落枝枯，绝难隐蔽，而四周又茫茫白雪一片，没个隐身处。他情急之下，急步登上台阶，藏身到了径逾



刘騰走不多久，已到了一个园门处。他停住脚步，借着朦胧的月色抬头仔细看时，映入眼帘的是月形园门上先皇孝文帝亲笔手书的“玉熙宫”三个泥金大字。他禁不住心头一颤，暗想：这不是皇后娘娘的寝宫吗？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两尺的红漆大柱后面。待喘息稍定，侧身看时，只见两个宫女各提个食盒，渐渐走近前来。刘腾腹中早已饿极，看见食盒便禁不住馋涎欲滴，就着阵阵吹过的风儿，猛吸一口气，顿觉酒香四溢。他咽了一口唾沫，暗想：“这么晚了，皇后娘娘一个人要这么多酒菜做什么？难道要来个彻夜狂饮？”刘腾如此想着，忽然又一个念头冒出来：“该不是与方才进宫的那人共饮吧？那人是谁呢？夜晚偷偷溜进皇后娘娘的寝宫饮酒作乐，难道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

他呆想了半晌，却实在想不出是谁竟如此色胆包天，瞧瞧宫外风雪中空无一人，再看看自己隐身的位置，与那窗户也不过就是一步之遥。他再也忍不住，跨前一步，朝手指上吐口唾沫朝纱窗上胡乱抹了几下，又从怀中掏出随身带的小刀，悄无声息地伸刀戳了个小洞，然后将眼凑了上去。

宫内的情景与宫外的冰天雪地形成了两个世界。里面是无边的春色。房内四角摆放了足有七八盆烧旺的炭火，妩媚艳丽、风采照人的高皇后身着薄得几乎透明的亵衣，玉乳高耸，横陈榻上。她的目光如火如荼，热切而娇媚，圆润的面庞，泛起团团红晕，那小巧的朱唇，微微颤动，一副欲言又忍的娇媚神情。一个体态健壮的男子坐在榻前，先从酒杯中一口口地喝酒，再口对口地给她渡过去——可惜只能看到他的一个背影。高皇后脸上荡漾着春意，一双玉手则不停地抚弄着那男子的私处。这种旖旎的景象，饶那刘腾是个太监，也禁不住干咽了几口唾沫。过了一会儿，那男子大概再也抑制不住燃烧的欲火，腾地跳上榻去。就在这一瞬间，刘腾终于看清了：那是侍中朱菩萨！

刘腾缩身蹲下，听着房内传出的忽高忽低的娇喘呻吟之声，心中阵阵发紧，禁不住暗骂：说什么送了个前朝的宝贝，原来是

把自己的宝贝给送上了，怪不得高皇后天天美滋滋的呢！只不知这般暗地春宵有多久了？正自暗骂着，蓦地一个念头闪过：自己不过是宫中一个毫不起眼的黄门太监，偷窥了皇后的隐私，若被她知晓必是死路一条，须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此想着，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暗恨自己不该一时好奇，巴巴地来看这光景，更暗自后悔刚才不该跟侯靖多说，到头来弄得进退两难！

正自寻思着赶紧一走了之，屋内却传出了低语声。刘腾忍不住起身再瞧时，见两人下身已搭上了锦被，上身却赤裸着相拥说话。刘腾一不做二不休，侧耳凝听，却听朱菩萨叹息着说道：“娘娘，不知皇上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咱们这般洞天花月、暗地春宵，若是让皇上知道了，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时候知道怕了？”只听高皇后轻笑一声道，“方才怎的却似恶狼一般，恨不得把哀家吞下肚子里去。”

“谁让娘娘这般搔人心魄……”说着，又是一阵忽高忽低的娇喘之声。

“先别那猴急样儿。”过了片刻，里面传出皇后娘娘的声音，“不急在这一时，哀家问你，你是想图个长久呢？还是老这么提心吊胆地偷情？”

“我当然想一辈子服侍娘娘，可是……”

“可是什么？”里面传出皇后娘娘的娇笑声，“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另立新君，由哀家来临朝称制、总揽朝政！”

“娘娘不是在开玩笑吧？”朱菩萨的声音略有些发颤，“皇上青春正盛，不过三十多岁，如何能够另立新君？再者说，即使是六岁的小太子元诩登基，他一个小孩子，毕竟还有一直照料他的冯嫔和他的生母胡贵妃嘛！”

“别提那个贱人！”高皇后爆发似的怒喝一声。

刘腾在外面听了，先是吃惊后是暗笑，情知朱菩萨口没遮拦，说到了皇后的痛处。其实，高皇后与胡贵妃之间的争斗，宫里任人皆知，可谁也不敢提起。胡贵妃是司徒胡国珍的女儿，名充华，不仅生得容色殊丽，纤秀动人，而且秀外慧中，能读书属文，又素娴骑射，真可谓是聪明伶俐、能文能武的女中俊杰。相传她出生那天，霞光盈屋，祥气四绕，经日不绝，江湖术士由此断言此女日后必当大贵。已届壮年的皇上此时正为尚无子嗣而心焦，听到传闻后，特宣召进宫纳为嫔妃，并召幸了她。没想到就那么春风一度，她便珠胎暗结，怀上了龙种。待十月期满，生下了一子。皇上大喜过望，特取名为“诩”，并随即册立为太子。按北魏旧制，一旦皇子被立为储君，生母即应赐死。偏那胡充华非但秀美，而且机敏。她揣摩皇上性本和善，必不忍加害于她，因而刚生下儿子便向皇上道：“我拓跋族，向有祖制。臣妾自怀上龙种，便有人暗授祷天之法，以祈祷生女，免除一死。但臣妾想及皇上已届壮年，尚无子嗣，便夜不能寐，暗自向天祷告：但得为皇家育一子嗣，绝不愿为贪生计而贻误宗祧！今臣妾心愿已了，请皇上赐死！”说罢，怀抱着襁褓中的幼儿，泪如雨下。这一招果然灵验。皇上瞧一眼幼儿，再看一眼爱妃，实在于心难忍，劝慰了一会儿。正值刚刚晋封皇后的高氏也闻知她生了皇子，过来探望风声。胡充华当着皇上的面，左一个“皇后娘娘”、右一个“皇后姐姐”，巧言令色，沁人肺腑，倒让高皇后觉得她楚楚可怜，便当面安慰了她几句。皇上眼见两人说得投机，心里也觉高兴，当即下旨晋封胡充华为贵妃。高皇后直到此时方发觉上了胡充华的当，心中既恨且惧，可瞧着喜形于色的皇上，又有口说不出。事后高皇后与其弟高肇屡次劝说皇上不可变更祖制，应将胡贵妃赐死，但皇上话已说出了口，岂有反悔之理？况且他确实于心不忍，因而任